

下列证件
声明作废

·李书生遗失南
大门市场3期2楼1-2
号门面的60125627号
合同违约保证金发票
·李书生遗失南
大门市场3期2楼1-
2号门面的60010826
号押金发票
·王健杰遗失
2019432104331261993
03091515号医师资格
证
·湖南海瑞智能
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
失公章一枚

认尸启事

2024年5月14
日,在株洲市渌口区
龙船镇湖塘村宋塘坡
湘江水域发现一具女
性尸体,死者年龄20
至40岁之间,发长40
厘米,身高约160厘
米。上身着一白色蕾
丝胸罩,下身穿着黑
色牛仔褲,内穿白色
内裤,左脚穿白色袜
子及黑色皮鞋。左手
腕戴有两个银色金属
手镯,一个浅蓝色发
箍,颈部戴有一条银
色金属项链(心型水
晶吊坠)。尸体已高
度腐败。经多方查找
仍无法确定其身份,
望广大群众提供线索
或发现类似失踪女性
或知情者,请速与我
取得联系。联系人:胡
警官18073307529
株洲市公安局渌口
分局水上派出所
2026年3月7日



茶陵客家人与龙江书院

苏铁军

茶陵,地处湘东南偏远一隅,东接江西,南毗广东,境内峰峦叠嶂,洞深林密,自古便有“好山千叠翠,流水一江清”的美誉。这里虽远离中原喧嚣,却因其相对安定的环境,成了中国古代移民史上一个重要的大后方。而在这片连绵的青山之间,深深扎根着一个坚韧不拔的群体——茶陵客家人。

客家人入茶,始于南宋,盛于明清。彼时,中原与江南兵连祸结,烽火连天。为了躲避战乱,闽粤赣三省的部分客家人背井离乡,辗转迁徙。由于比“本地人”迟来一步,平原沃野早已被开垦殆尽,客家人只能沿着罗霄山脉的余脉,一头扎进紧邻江西的江口、桃坑、湖口等荒山野岭之中,“开土筑室,以启后嗣”。

这是一部筚路蓝缕的血泪史,却也是一首人定胜天的壮歌。常年胼手胝足、惨淡经营,不少客家人硬是在绝境中拼出了一条生路。以桃坑夏乐肖姓始祖肖振坤为例,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,他孤身一人由邵县(今炎陵)马坳迁入茶陵。其落脚点俗称“上七下八(上山七下山八里)”,时有劫匪出没的婆婆场。在一座废弃的仙道观里,他餐风露宿,没日没夜地开荒造林。几十年斗转星移,荒山变了模样,肖振坤不仅成家立业,还在山麓建起了拥有“九井十八围”和封火山墙的巍峨大屋,置下山地千余亩。桃坑那姓的林姓、中元的罗姓,亦是如此。凭着双生满老茧的手和吃苦耐劳的血性,客家人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,生生凿出了自己的家园。

仓廪实而知礼节。安居乐业之后,客家人最挂念的头等大事,便是兴学育人。作为一个极富家国情怀和中原文化底蕴的民系,“崇文重教”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信仰。即便在四处漂泊的岁月里,“耕读传家”依然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法宝。“蟾蜍罗,哥哥哥,唔读书,没老婆”“嫁夫要嫁读书郎,斯斯文文进学堂”,这些质朴的客家童谣和山歌,直白地道出了他们对文化的尊崇。

在客家聚居地,每个宗族都设有专门的“学田”,用田产收益作为办学的公积金,确保子弟读书能有老师、有场所、有盘缠、有奖赏。更有意思的是,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古代,客家人却保留着罕见的“男女平等”之风:妇女不缠足,同样可以读书识字;家中主事的妇女,更是倾尽全力供养子弟上进。在他们眼中,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。若族中有人考取功名,必在祖屋门前高竖石桅杆,以耀门楣。进山里的土匪都有不成文的规矩:绝不劫掠读书人和私塾先生,若有违论,必加羞辱并赔礼道歉。

然而,现实往往比大山还要冷酷。清代茶陵曾有一条严苛的成规:客家人不准入茶陵户籍。没有户籍,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,这条鸿沟生硬扼杀了客家人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的希望。他们流下的汗水与本地人无异,却仿佛与生俱来低人一等。这种不公的打压,没有让客家人屈服,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加强烈的奋发之志。不能考,那就先学!他们力助宗族开办私塾,一时间“私塾遍布全乡”。为了给予弟辈一个参考的身份,他们甚至迁回邻近的邵县、宁冈,或者与境内的同姓宗族“联宗归祖”以取得户籍。在这场与命运的抗争中,涌现出许多令人动容的篇章。那阮张氏,丈夫早逝,家徒四壁,她却以孟母之风,靠着纺织硬是把儿子培养成才,使后裔“循循有诗书气”。直到清同治二年(1863年),客家人不能入籍的陈现终于被打破,压抑已久的向学之风如火山般喷发,蕉坪罗姓等家族迅速崛起,成为名噪一时的书香门第。

对教育的兀兀穷年之求,最终促成了茶陵客家人的一项旷古壮举。从道光二十年(1840年)开始,饱受科举无门之苦的茶陵客家绅民,联合邵县、宁冈两地的客家同乡,捐田百余亩、谷千余担(其中茶陵客家捐助最多),于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在江西宁冈龙溪乡,共同筑起了一座跨越省界的精神堡垒——湘赣客家籍绅民最高学府:龙江书院。

今天,当我们站在这座占地宽广的书院前,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客家先民的宏大愿景。书院为砖木结构,前有洋池,筑“状元桥”跨越其上;中轴线上,前院门厅、中厅“明道堂”、后进“文星阁”依次递进。特别是高达三层的文星阁,斗拱挑檐,藻井之上双龙戏珠,仿佛寄托着客家子弟直达天听、鲤鱼跃龙门的渴望。左右厢房化作“启秀”“珍席”“步月”等斋舍,九井十八厅之间回廊曲折,雕梁画栋,既有客家建筑的朴实严谨,又不失最高学府的宏伟气象。在这座书院里,客家士子们以《书院章程》为主旨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短短数十年间,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客籍精英。

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,那些纯粹的文化火种,往往能在不经意间点燃时代的燎原烈火。

时光流转至1927年10月,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,正是看中了龙江书院这片深厚的文化土壤,在此开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。次年4月底,朱德、陈毅率领的部队来到龙市,与毛泽东在此会面,中国现代史上震撼人心的“井冈山会师”便在这座客家先民一砖一瓦建起的书院中诞生。

从清代客家人苦苦求索科举之门的最高学府,到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学院的摇篮”,龙江书院屹立在宁冈的龙江之滨,听过客家学子的书声琅琅,也听过工农革命的隆隆号角。茶陵客家人百年前种下的这棵文化之树,最终在历史的激荡中,结出了最为壮丽的果实。



掩映在
青山青翠下
的宝宁寺



游宝宁寺

陈朝阳

春节假期某日,春意融融,阳光暖照,遂生了去宝宁寺一游的念头。

宝宁寺位于攸县黄丰桥镇马井村境内。驱车抵达景区,步入外园的大门,便踏上了一条长满青苔的青石小径。小径两旁,竹林掩映着石砌的拱桥,两岸芳草萋萋,烟迷竹树。漫步其间,给人一种远离喧嚣、置身尘世外的感觉,原本浮躁躁动的心,顿时静了下来。

宝宁寺原名保宁寺,坐落在圣寿山麓,依山傍水,景色清幽。这里的地理位置极佳:前朝莲花峰,后靠空王台,左有象鼻伸展,右有马鞍岭倚峙。圣寿山五股倒峰飞表而下,俗称“五虎下山”,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,将古刹温柔环抱。

穿过百余米长的小径,拾级而下,便来到了宝宁寺的诗词文化广场。广场开阔平坦,正对着宝宁寺的山门。这座古刹始建于唐天宝十年(公元751年),由南岳石头和尚法朗开山,为湖南最早的佛教禅院之一,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沧海桑田,留下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广场左侧,镌刻着历代文人墨客咏叹宝宁寺的诗文。诗中景致森然:若曰千佛,台曰空王,岭名象架,峰有莲花……儒禅唱和,蔚为风光。其中,清人洪如葛的《贺万峰和尚圣寿山游》尤为出彩:“赤手劈开今古峰,如天翠幅是霞缝。不闻世上卷龙窟,惟恨枝头解鹿容……”全诗气势不凡,于振聋发聩中引发人清醒的叩问。

广场右侧,则是镌刻在花岗岩上的《宝宁寺志序》。这篇序文由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(船山先生)所撰,文章从佛教渊源谈及分支,再论宝宁寺之地位,重点记述了万峰和尚重振古刹的功德。全文洋洋洒洒,遣词造句从容沉静,于不疾不徐中尽显大家气象。宝宁寺素有“三绝”之称,即普同塔、祖师塔以及这部由王夫之作序的《宝宁寺志》。据说全国撰有完备寺志的古刹,仅有北方的少林寺与南方的宝宁寺,故自古便有“北少林,南宝宁”的美誉。

从文化广场通往寺庙大殿,需跨过一座颇具长虹卧波之姿的曲桥。桥体曲折回环,西侧是一座高大巍峨的假山,假山旁立着两只石雕白鹤,一振翅欲飞,一引吭高歌,神态毕现。东侧则有一只石雕神龟卧于平湖,安详灵动。设计师深谙中国古典园林“小桥流水”的意境之美。桥下流水潺潺,放生池内更有群龟闲庭信步,几只胆大的爬上凸出水面的石块悠然晒着太阳,那份气定神闲,令人艳羡。

跨过小桥,便真正来到了宝宁寺庙门前。抬头仰望,“古宝宁禅寺”五个苍劲大字映入眼帘。门联云:“佛城称宝宁只为众生得普渡,法界有圣寿岂因慧王而独尊。”怀着敬畏与虔诚步入寺内,但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及观音堂由南而北依次排列。寺院巧妙利用了自然地形,殿堂依山顺势,呈阶梯状层层升高,既契合了传统风水理念,又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,相得益彰。

殿宇融入徽派建筑的特色,青砖铺地,古意拙朴。镂空门窗透出远近景致的层次,红柱回廊形成巧妙绝伦的映衬。观音堂更是构造精美,飞檐斗拱,雕梁画栋,各殿内法相庄严,天井的采光与通风设计则让室内显得明亮通透,庄严肃穆中别有情趣,如山门联“大千世界无双地,不二法门第一山”、大雄宝殿联“巍峨宝殿光耀灿烂,庄严妙相大众瞻依”,佛教文化气息氤氲其间,让人顿觉心灵澄澈,淡泊宁静。

转至寺院后山,便见到了宝宁寺“三奇”之首——千年沉水樟(其余两奇为四季常绿的观音亭与常绿不凋的千年古井)。这棵古樟高达24米,胸径1.6米,被誉为“湖南第一沉水樟”。相传此树为开山祖师亲手所植,与古寺同寿。历经千余年风雨,至今依然根深蒂固,枝繁叶茂,尽显苍劲挺拔之凤骨,堪称古寺的一大生命奇观。

漫步在古刹之中,仿佛能穿越时空,触摸到历代变迁的脉络。每一处建筑,每一块碑刻,每一株古木,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,诉说着昔日的故事,让人对古人的智慧与匠心深感敬佩。在寺内的庭院中,古树下静静地坐立,听鸟鸣啾啾,钟声悠远,任微风轻拂面颊,所有的烦恼似乎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

宝宁寺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更是心灵的栖息地。走出寺庙,尘世依然喧嚣,但这份净土所赋予的平和与宁静,却能化作滋养灵魂、生生不息的源泉,伴人从容前行。



2月6日,
王家洲乡村
美术馆,蔡
皋、萧沛苍
夫妇接
接受访谈。

种在心的花园

——在王家洲,读懂蔡皋、萧沛苍与渌口的艺术情缘

姜满珍



2月6日的渌口,春风拂面,生机勃勃。在渌口区王家洲村,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美术馆朝气蓬勃地“生长”出来——王家洲乡村美术馆正式开馆了。

开馆首展的主题浪漫而深情:“种花、种草、种春天”。展厅里,著名画家蔡皋、著名油画家萧沛苍的40多幅作品静静悬挂,既有两人2025年的新作,也有他们早期在这片土地上创作的乡村题材画作。

萧沛苍、蔡皋夫妇与渌口有着长达近二十年的深厚渊源,这里是他们艺术创作的启航之地。开馆现场,蔡老师深情地说:“我们希望种下正直、善良和爱的种子,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乡村孩子爱上艺术。”

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渌口人,我与蔡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太湖学校(现太湖中学)仅几公里之遥。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,但命运的奇妙缘分,让我在后来的岁月中,深深沐浴在两位老师“向善、向上”的人格光辉里。

今天,我想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,讲讲这两位从渌口走出的艺术大家,是如何在日常的泥土里,种出了一座繁花似锦的精神花园。

渌口的泥土 涵养了向美的底色

很多人惊叹蔡老师笔下那灵动自然的花草虫鱼,惊叹萧沛苍老师油画里深沉的乡野气息。其实,这底色早在渌口的泥土里就已铺就。蔡老师在渌口生活了十六年,太湖的田垄、风物、淳朴的乡民,早已化作他艺术生命的养分。

我与两位老师正式结缘,是在株洲市文广新局工作期间(2006年—2009年)。那时蔡老师的姐姐住在株洲县地税局的院子里,他们常回来看看,因此得以结识。后来我调到县文联,周末常去长沙陪读上初中的儿子。为了让孩子学画画的儿子感受大家风范,我经常带着他去拜访两位老师,希望孩子能听到名家口中的教诲。每年春节后上班头几天,我也必定会带着单位同事去给他们拜年。

第一次走进他们在长沙的家,我被深深震撼了。那是一个植物的王国!每个房间的角落角落,都有小生灵在恣意生长:喜阴的、喜阳的,耐旱的、抗寒的,为了给植物充足的阳光,萧老师干脆把南面的一堵墙全拆了,让阳光直通书房——三角梅、球兰、吊兰、仙人掌就在那里野蛮生长。

那天运气特别好,一盆仙人掌科植物正开着娇艳的花。蔡老师笑着对我说:“姜满珍你今天运气好,遇见它开花了。”我凑近欣赏了许久,才惊叹于全身长满硬刺的躯干,竟能孕育出如此柔美的花朵。走上楼顶露台,更是让人心花怒放。蔡老师打开了话匣子,指着一盆高大茂盛的文竹说:“没见过这么高的文竹吧?开起花来像个瀑布,白花花的一片。”她又指着迷迭香说,种菜熟了把

们破费,后来我们再去,都只好早出门,尽量不要在那里吃中餐。

更让我感动的是,在讨论美术馆命名时,大家提议用他们的个人名字。两位老师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,连连拒绝:“我们不能这么自私,挂我们的名字,别的艺术家心里不舒服。这是国家的公共资源,要让大家一起来享受。”这种毫无私心、清澈见底的纯粹,正是他们艺术能够直击人心的根源。

坚忍向上 成就卓越的艺术人生

命运的起伏从未让两位老师抱怨,反而成了他们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年轻时,他们在乡镇基层吃过不少苦,但他们以画笔为桨,在苦难中不断驶向艺术的海洋。蔡老师在太湖学校的六年时光,深深刻入记忆,成为了后来创作《桃花源的故事》的灵感源泉。直到四十多岁,两人才能凭着扎实的艺术造诣,直接从事城调入省城——萧老师担任了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,蔡老师则进入了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。

退休后,他们更没有停下脚步。萧老师每天去工作室画画,比上班打卡还要准时;蔡老师在家带孙子、料理家务之余,不断推出新作。

很多人劝蔡老师画大画、卖高价,但蔡老师看着中原原创儿童绘本的缺失,坚定地选择了深耕儿童画领域。她的成就令人瞩目:1993年,她凭借《荒原狼猎狐》荣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(BIB)“金苹果”奖,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第一人;1996年,受日本“图画书之父”松居直邀请创作的《桃花源的故事》,被选入日本小学国语教材;2022年获颁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“特别贡献奖”;2024年获颁洛尼亚国际童书展“卓越大师”中国“荣誉称号”;甚至在2026年1月,她二度入围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(IBBY)安徒生奖插画奖短名单……

萧老师同样硕果累累,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,他的油画《沉默的哀鸣》《窗·绿野》多次入选全国大展,并创作了《琼湖》《南塘》等经典系列。

最让人羡慕的,是两位老师相濡以沫的感情。生活中,萧老师总是体贴地接过蔡老师手中略重的东西;交流时,两人常常相视而笑。有人问他们艺术上有没有争执?两位老师异口同声:“没有,他(她)画得好!”只要靠近他们,你就会被那种如沐春风的幽默和爽朗的笑声所感染。

如今,王家洲乡村美术馆的落成,不仅是渌口的一件文化盛事,更是两位艺术家对这片故土最深情的反哺。

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: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”两位老师用一生的时光,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泥泞中保持坚忍,在平凡中发现至美,在名利面前保持悲悯与善良,让我们借王家洲的这缕春风,也在自己的心里种花、种草、种春天,让这股向善、向上、向上的力量,在渌口的大地上生生不息。



矗立在湘赣边界的龙江书院

广告接待热线

28835396